

## 闽语“與”、“浴”两字阳调h-声母的来源\*

### ——比较方言中所见的 \* gl-复辅音

梅 祖 麟

(清华大学 北京 100084; 康奈尔大学 美国)

**提要** (1)龚煌城说明“與”上古汉语 \* glagx > \* lagx > jwo和藏文gia“工资,报酬,费”同源。“與”在上古的 \* gl-复辅音在北方失落 \* g-而变为 \* l-,到中古变成以母(喻四)j-。在南方,尤其在闽地, \* gl- > \* gj-; 然后按照闽语的演变规律,“與” \* gjagx变成闽南话的hoʔ“给予”。(2)以母字在闽语里今读阳调h-/ɦ-声母的还有“浴”字,例如“洗浴”石陂’sai fɿ,崇安’sai həu,埔上’sue hik,泉州’sue hiak。 “浴” \* gluk > \* luk > jwok和“谷” \* kluk > kuk诺声,和古缅甸语khluiw“洗澡”同源。跟“與”的 \* gl-一样,“浴”的声母在北方变为 \* l-,再变为以母j-;在闽地变为 \* gj-,然后变为石陂的fɿ,泉州的hiak等。本文用方言的资料说明上古汉语 \* gl-型的复辅音,同时说明在秦汉之际,有些方言还保存着“與”、“浴”的 \* gl-或 \* gj-声母。

**关键词** 复辅音 汉藏比较 比较方言 闽语 本字研究

#### 壹 闽南话hoʔ“给予”的本字

##### 1.1 闽南话的hoʔ有几种用法(周长楫 1993:66):

1) 动词。给予;交付;送與:我~汝一本册。

2) 介词。

A) 表示容许或听任,相当于北京话“让”:要去抑或是怀去,~我咯想一下|一裏面滿屋子~团仔创甲茹马弄得乱七八糟,你做大人也不喝喊一声。

B) 相当于北京话的“被”:衫~风吹去|纸~团仔拆破撕破。

3) 表示被动句,相当于北京话的“被人家”:椅仔~佔去坐椅子被佔去坐了|册~偷去。

这个hoʔ,周长楫(1993)和北京大学中文系(1995)写作“互”。董忠司(2001)写作“予”。杨秀芳(1991:225)写作“與”。李如龙(1996:164)说:“泉州 hoʔ,《普通话闽南话对照词典》写为互,音韵是符合对应的,字义难以解释,不妨写作护。也曾有写为训读字‘与’”。

本文觉得 hoʔ来自“與”这种说法最好,却不免遇到一些困难。“與”和hoʔ在意义和用法两方面都配合得很好<sup>①</sup>,但音韵方面不易说明两者之间的同源关系。

“與給予”喻四声母语韵,上古鱼部。从汉藏比较的角度来看,喻四的上古音值是 \* l-(龚煌城 2004:174,234;施向东 2000:19,87),例如:

①上古汉语 陽 \* lang > jang

\* 本文写作期间,林英津告知闽北有阳调h-声母的“浴”字,李如龙、吴瑞文、王洪君帮我找到泉州话的hiak,“浴”字,龚煌城告知古缅甸语khluiw与汉语“浴”同源。谨此一并向几位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① 江蓝生(1999,2000)说明近代汉语“與”字表示使役义,也表示被动义。黄正德等(1999)说明闽南话的hoʔ有类似的两种用法。

緬文 lāng 明亮

②上古汉语 揚\* lang > jang

藏文 lang 起,起来

緬文 lang 高处搭的棚子

③上古汉语 羴\* lug > ju 《广韵》“黑羴”

緬文 lug 绵羊

④上古汉语 掖腋\* lak > jāk

藏文 lag 手,动物的前肢

緬文 lak 手,牲畜的前肢

⑤上古汉语 譱\* laps > jǎi 《说文》“多言也”

藏文 lab 说话

汉代以“烏弋山離”译 Alexandria(李方桂 1980:13),以喻四声母的“弋”\* iək对译第二音节lek,以来母的“離”\* rjal(<\* rjal)对译dria。可见一直到汉代,喻四的音值还是\* l-。

另一方面,闽南话 ho'是个阳调的h-声母。阳调的h-来自ɣ-,相当于中古的匣母。在上古或更早是个\* g-。

我们可以考虑三种可能。(1)\* g->ɣ-能不能变为\* l->j-? (2)\* l->j-能不能变为\* g->ɣ-? (3)上古有某个声母,一方面能变为\* l->j-(喻四),另一方面能变为\* g->ɣ-。

第(1)、第(2)两种方案看来都行不通,以往又说不出第三种方案的是怎么样的声母,以致 ho'的本字一直是个悬案。

1.2 龚煌城(2001/2004)提供了解答这个问题的线索。

第一,龚先生提出汉藏同源词来说明上古汉语有\* gl-、\* kl-复辅音。

⑥上古汉语 與\* glagx > \* lagx > jwo

藏文 \* gla 工资,报酬,费。

⑦上古汉语 羊\* glang > \* lang > jang

藏文 glang 黄牯,公黄牛。

⑧上古汉语 杨\* glang > \* lang > jang

藏文 glang-ma 高山柳,杨柳科木本植物。

⑨上古汉语 谷\* kluk > kuk

峪\* luk > jwok

藏文 klung 河,河谷 | lung-pa 谷

緬文 khyang < \* khlung 谷

khyā ung < \* khlung 河

khyauk < \* khluk 峡谷,悬崖,深谷

第二,按照龚先生的理论,如果\* gl-前面不带\* N-则\* gl->\* l-,即\* gl-中的\* g-会脱落。然后\* l-在中古变为喻四j-。

1.3 以上是北方以及中原的情形,闽南话的演变与此不同。

⑩與\* glagx > \* gjagx > 共同闽语 \* ɣio<sup>①</sup> > 厦门 ho'。

① 共同闽语的韵母,用罗杰瑞(Norman 1981)的拟音。

喻三声母来自上古的 \*gwrj- (龚煌城 2004:38,39,189),而喻三声母的字也有在闽南话说阳调的h-声母的,例如:

- ⑪雨 \*gwrjagx > 共同闽语 \*ɣio > 厦门 ho<sup>3</sup>  
 ⑫熊 \*gwrjem > 共同闽语 \*ɣim > 厦门 him  
 ⑬园 \*gwrjan > 共同闽语 \*ɣion > 厦门 hɔŋ  
 ⑭雲 \*gwrjen > 共同闽语 \*ɣiun > 厦门 hun

鱼部一等韵和鱼部三等韵在闽语里的演变是有差别的(Norman 1981:39,46):

|   | 福安               | 福州               | 厦门              | 揭阳               | 建阳               | 建瓯               | 永安              | 将乐                 |
|---|------------------|------------------|-----------------|------------------|------------------|------------------|-----------------|--------------------|
| 虎 | hu <sup>3</sup>  | hu <sup>3</sup>  | ho <sup>3</sup> | hõu <sup>3</sup> | khu <sup>3</sup> | kho <sup>3</sup> | hu <sup>3</sup> | khu <sup>3</sup>   |
| 菇 | kou <sup>1</sup> | ku <sup>1</sup>  | ho <sup>1</sup> | kou <sup>1</sup> | u <sup>3</sup>   | o <sup>3</sup>   | u <sup>1</sup>  | ku <sup>1</sup>    |
| 雨 | hu <sup>6</sup>  | hou <sup>6</sup> | ho <sup>6</sup> | hou <sup>4</sup> | xy <sup>6</sup>  | xy <sup>5</sup>  | hu <sup>4</sup> | ɿy <sup>3</sup>    |
| 芋 | wu <sup>6</sup>  | uo <sup>6</sup>  | o <sup>6</sup>  | ou <sup>6</sup>  | y <sup>6</sup>   | y <sup>6</sup>   | u <sup>5</sup>  | (io <sup>6</sup> ) |

罗杰瑞(Norman 1981)给“虎” \*khagx/\*haɣx,“菇” \*kag拟构了共同闽语的 \*o韵母,给“雨” \*gwrjagx、“芋” \*gwrjagh拟构了 \*io韵母。易言之,上古一等韵 \*ag与三等韵 \*jag之别在共同闽语为 \*o与 \*io之别。

但是鱼部一等韵和鱼部三等韵在厦门话/揭阳话里没有差别。“虎、菇”的韵母是o/ou,“雨、芋”的韵母也是o/ou。

据上所述,厦门话“與”ho<sup>3</sup>的阳调h-声母来自共同闽语的 \*ɣ-,更早期是 \*g-;它的o韵母来自共同闽语的 \*io,更早期是鱼部三等韵 \*-jag。因此“與”厦门话读ho<sup>3</sup>完全符合闽语音韵演变的规律。

## 貳 闽语崇安、建阳、泉州等方言“浴”字 \*ɣ-声母的来源

2.1 李如龙(1991:164)列举“洗浴”在建瓯等八个闽北方言的说法:

- ⑮“洗浴”:建瓯 'sai y,|峡阳 'sai y,|松溪 'sa xœy,|政和 'sai xy,|洋墩 'sai y,|石陂 'sai fy,|建阳 'sai fy,|崇安 'sai həu,

2.2 “浴”字不仅在闽北方言说阳调的h-,闽南也有类似的现象。

①陈章太(1991:455)说明,福建西北顺昌县的埔上、富文、大千一带,有个说闽南话的方言岛。这里的居民祖籍是闽南的安溪、永春、德化等,距今140年左右随太平军迁入此地,并留下定居。埔上话的“洗浴”如下:

- ⑯埔上(闽南)话“洗浴” 'sue hik,

①杜嘉德(Douglas 1873:124)hek项下说:

- ⑰hek (Cn), = A. èk, sœ-hek, to bathe by throwing water over one's self.

hek<sub>2</sub>(泉州)相当于厦门话ek<sub>2</sub>[浴]。'sœ-hek<sub>2</sub>[洗浴]把水浇在自己身上来淋浴。

①林连通(1995:232)记录了'sue hiak<sub>2</sub>一词:

- ⑱洗肉 sue<sub>1</sub> hiak<sub>2</sub>游泳。

本文认为林先生写作“洗肉”的那个语词,本字是“洗浴”,理由如下:

(i) 按照北京大学中文系(1995:379)的记录,闽语表示洗澡的语词只有三种:“洗身”“洗浴”“洗汤”:厦门(洗身,洗浴)|潮州(洗浴)|福州(洗汤,洗身)|建瓯(洗浴)。没有说“洗肉”的。

(ii) “浴”字以母烛韵。泉州话烛屋两韵现在白读都说-iak,例如:

烛韵:绿 liak<sub>2</sub>,|烛 tsiak<sub>2</sub>,|粟 tshiak<sub>2</sub>,|促 tshiak<sub>2</sub>,|局 kiak<sub>2</sub>,|曲 khiak<sub>2</sub>,  
 屋韵:竹 tiak<sub>2</sub>,|叔 tsiak<sub>2</sub>,|熟 siak<sub>2</sub>,|肉 hiak<sub>2</sub>,

(iii) 下面列举“洗浴”在闽南方言的语音,最后一项是林先生记录的“洗肉”。

①⑨ 厦门 'sue ik<sub>2</sub> | 埔上 'sue hik<sub>2</sub> | 泉州(19世纪) 'söe hek<sub>2</sub> | 泉州今音 'sue hiak<sub>2</sub>

泉州话'sue hiak<sub>2</sub>的hiak<sub>2</sub>,它的韵母是烛韵在泉州里的说法。它的阳调h-,跟埔上话hik<sub>2</sub>、古泉州话hek<sub>2</sub>的阳调的h-一样。换句话说,泉州话所谓“洗肉'sue hiak<sub>2</sub>”的本字是“洗浴”。

2.3 我们再从上古音角度讨论“浴”的声母。

龚煌城(2004:206)曾经说明“谷”的上古音是\*kluk, \*luk, 例见前文⑨。

龚先生提出的藏、缅两种语言的同源词颇有道理:(1)上古汉语的\*-uk对应藏语、缅语的-ung是在汉藏比较中常见的阳入对转。(2)Nishi(西 义郎 1977)说明古缅语的-r,-l两个介音在缅文中变为-y-介音,例证包括:

| 古缅语   | 缅文    | 现代缅语  |       |
|-------|-------|-------|-------|
| khlok | khyok | jau?  | 悬崖,深谷 |
| khlon | khyōn | chāun | 河     |
| khluw | khyui | chou  | 洗浴    |

这就是龚氏缅文“\*khlung 河 | \*khluk 悬崖”的依据。

于是我们可以设想“浴”字的上古音是\*gluk。跟“谷”字谐声时,两个字的上古音是:

②谷 \*kluk > kuk; 浴 \*gluk > \*luk > jwok

按照龚先生的理论,\*gl-一般会在北方失落。据此,“浴”\*gluk > \*luk;脱落g-后的\*l-在中古变为喻四j-。而闽地的演变不同,\*gl-会变成\*g-。

②浴 \*gluk > \*gjuk > 共同闽语 \*gyok > 崇安 həu<sub>2</sub> | 建阳、石陂 fɿy<sub>2</sub> | 埔上 hik<sub>2</sub> | 泉州 hiak<sub>2</sub>

2.4 上面拟构的“浴”的上古音\*gluk,毕竟是个假设,如何证明这个假设?

Nishi(西 义郎 1977)提到古缅语 khluw“洗澡”可能是“浴”\*gluk的同源词。但是我没有把握,写信去问龚煌城先生,他回答说这两个语词确实是同源词①。

②上古汉语“浴” \*gluk > \*luk > jwok 洗澡

缅 \*khlw > khluw > khyui 洗澡,洗

西夏 \*lwu 洗

并且提出和②平行的例证。

②上古汉语“角” \*kruk > kāk

西夏 khiwə<sup>1</sup> < \*khrwə<sup>1</sup> 角

缅 khruw(khrui) < \*khrug 角

原始藏缅语 \*kruw < \*krug 角(Benedict 1972:6)

“浴”在缅语中的同源词最早是\*-g尾。\*-g尾元音化就变成古缅语 khluw 的-w尾。

### 叁 总结和余论

3.1 上面看到“與”、“浴”两字三套平行的证据。

汉藏比较 “與” \*glagx > \*lagx > jwo

“浴” \*gluk > \*luk > jwok

藏文 gla 工资,报酬

缅文 \*khlw > khyui 洗澡,洗

① 龚煌城在台湾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举办的龚梅对谈会上提出他的回答。参看龚、梅(2004)。

谐声 “舉” \*klagx > \*kjagx > kjwo “谷” \*kluk > \*kuk > kuk | \*luk > jwok  
 方言 北方“與” \*glagx > \*lagx > jwo > 北京yǔ “浴” \*gluk > \*luk > jwok > 北京yù  
 闽地 \*glagx > \*gjagx > \*ʔio > 厦门hōʔ \*gluk > \*gjuk > \*ʔyok > 泉州hiak,

方言的证据也可以写成下面的形式:

“與、浴” \*gl- <  $\begin{matrix} *l- > j- & \text{喻四} \\ *gi- > ʔ- & \text{阳调的h-} \end{matrix}$  北方及中原 闽地

“與”、“浴”两字北方保存了 \*gl- 的 \*l-, 所以“與”、“浴”在《切韵》、《广韵》是喻四声母。另一方面, 闽语保存了 \*gl- 的 \*g-, 而且 \*g- 后面的 \*l- 变为 \*j-, 因此“與”、“浴”两字闽语今音声母是阳调的 h-。

以上是古到今的叙述。我们也可以作一个反方向的、从今到古的论述: (1) “與”、“浴”两字中古是喻四声母。据上所述, 喻四在上古是 \*l-。由此可知“與”、“浴”在上古时期的北方及中原声母是 \*l-。(2) 另一方面, “與”、“浴”两字在闽语是个阳调的 h-。它的来源是 \*ʔ-, 而更早是 \*g-。(3) 用比较方法, 给北 \*l-、南 \*g- 拟构个共同的来源, 结果是 \*gl-。(4) 拟构的 \*gl- 正好有藏文 gla “工资”, 古缅甸语 khluw “洗澡”这两个“與”、“浴”的同源词来印证。

### 3.2 余论

余论一。王力先生(1985:23)说:“上古汉语有没有复辅音? 这是尚未解决的问题。从谐声系统看, 似乎有复辅音, 但是, 现代汉语为什么没有复辅音的痕迹。”

以母的“與”字跟见母的“舉”字谐声, 以母的“浴”字的声符是见母的“谷”字。所以从谐声系统来看, 似乎有 \*gl-、\*kl- 这两种复声母。

现代汉语为什么没有“與”、“浴”两字复辅音的痕迹? 那是因为 \*gl- 的 \*g- 在北方和中原失落, 但是在最南方的闽语却保留了 \*g- 的痕迹。换句话说, 现代汉语方言中确实保存了复辅音的痕迹, 只是没有一种方言保存了 \*gl-, 而是北方和中原保存了 \*l-, 闽语保存了 \*g-。用比较方法可以拟构出来复辅音 \*gl-。

余论二。关于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 目前有三种看法: 一, 上古汉语根本没有复辅音。二, 远古时代有, 《诗经》时代没有。《诗经》时代想来是公元前七、八世纪。三, 本文认为上古的复辅音声母在战国(公元前 475~前 221 年)初年到西汉(公元前 206~公元 8 年)末年这五百年间逐渐消失, 到了西汉所剩的复声母已寥寥无几, 到了东汉更是全部销声灭迹。

对最后一点, 何大安(1999)做过精审的论证。他针对 \*sm- > \*hm- > h 这个音变, 说:

马王堆帛书“徽(hm): 讳(h)”的通假, 显示“徽”的发音部位已从双唇移到咽喉, 是清鼻音 hm 变为 h 最早出现的例子。汉代经师的例子有: 三家诗“慇(hm)”作“謹(h)”; 郑众“贗(h)读如徽(hm)”; 许慎“鯁(hm)读如許(hq)”; “欸(h)读若忽(hm)”; 郑玄“芋(h)当作憊(hm)”; 以及《释名》以“昏(hm)”“损(s)”为训皆是。

针对 \*gr- > \*r- (> 来母 l-) 这个音变, 他说:

[东汉]佛经译音中[康孟详]又以“鬱頭蓝佛”译 udrakāramaputra, 以“阿蓝”译 ārama, 也可以确证“蓝(g-r-)”字已不再保有词头(g-)。

\*gr- > \*r- 和 \*gl- > \*l- 这两个音变发生的时间应该相仿。结论是 \*gl- 声母的字(如“與”、“羊”、“杨”、“浴”)到了东汉时期已不再保有 \*gl- 的 \*g-。

但是 \*gl- > \*l- 这个音变也不会完成得太早。

我们知道闽语的词汇是层层积累而形成,而最早的是秦汉层次(Norman 1979)<sup>①</sup>。于是我们设想秦汉之际有个比较保守的方言,在这个方言里\*gl-复声母还没有完全丧失。第一批迁入闽地的汉人说这种方言,其中有\*glagx>\*giagx的“與”字,也有\*gluk>\*gjuk的“浴”字,于是闽南话hɔ<sup>1</sup>“與”、hiak<sup>1</sup>“浴”的前身就被闽人的祖先带到闽地来了。

易言之,如果《诗经》时代\*gl-的\*g已经在所有的方言中失落,闽人的祖先带入闽地的“與”、“浴”只能是\*lagx, \*luk, 闽语今音的hɔ<sup>1</sup>(與)、hiak<sup>1</sup>(浴)的阳调的h-声母就无法解释。所以本文第二个余论是说:闽语hɔ<sup>1</sup>、hiak<sup>1</sup>两字把\*gl-的存留年代拖晚,大概可以拖到公元前1~前300年之间。

### 参考文献

- 北京大学中文系 1995 《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 (北京)语文出版社
- 陈章太 1991 顺昌县埔上闽南方言岛, 陈章太、李如龙《闽语研究》, (北京)语文出版社
- 董忠司 2001 《台湾闽南话辞典》, (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 龚煌城 2001/2004 上古汉语与原始汉语带 $\gamma$ -与 $\text{h}$ -复声母的构拟, 《台大文史哲学版》54:1-36。收入龚煌城《汉藏语研究论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183-211
- 龚煌城、梅祖麟 2004 汉藏语比较语言学的回顾与前瞻, 待刊
- 何大安 1999 古汉语声母演变的年代学, 《林炯阳先生六秩寿庆论文集》, (台北)洪叶文化事业公司:87-111
- 江蓝生 2000 汉语使役与被动兼用探源, 《近代汉语探源》, (北京)商务印书馆:221-236。原载 Peyrdube, Alain and Sun Chaofen eds. *In Honor of Mei Tsu-Lin: Studies on Chinese Historical Syntax and Morphology*, 巴黎 1999:57-72
- 李方桂 1980 《上古音研究》, (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李如龙 1991 闽北方言, 陈章太、李如龙《闽语研究》, (北京)语文出版社
- 李如龙 1996 《方言与音韵论集》,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
- 施向东 2000 《汉语和藏语同源体系的比较研究》, (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
- 王 力 1985 《汉语语音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杨秀芳 1991 《台湾闽南话语法稿》, (台北)大安出版社
- 周长楫 1993 《厦门方言字典》,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 Benedict, P. K. (白保罗) 1972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eng, Lisa L.-S., C. -GT. James Huang(黄正德), Y. H. Audrey Li, and Jane Tang 1999 “Hoo, Hoo, Hoo: Syntax of the Causative, Dative, and Passive Constructions in Taiwanese”; in Ting, Pang-hsin ed. *Contemporary Studies on the Min Dialect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14: 146-203
- Douglas, Carstairs 1873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London: Publishing office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台湾翻印本: 杜嘉德编 巴克礼补编《厦英大字典》(洪惟仁编著《闽南语经典辞典汇编》4), (台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 1993
- Nishi, Yoshio (西 义郎) 1977 Medials in Burmese (ビルマ語の介音について), 《鹿儿岛大学史学科报告》26:41-52。原载 *Genetic Relationship, Diffusion and Typological Similarities of East and Southeast*

① 罗杰瑞(Norman 1979)说明, 闽语词汇的三个音韵层次分别相当于汉代的上古音、以金陵为标准的南朝音和以长安为标准的晚唐音。并且说“汉族最早深入华南是秦汉时代”, “属于这个(第一个)层次的语词是汉代开发华南的汉族移民带入福建的”。

*Asian Languages*, 东京 1976:15-29

Norman, Jerry (罗杰瑞) 1979 Chronological strata in the Min dialects,《方言》第4期:268-274。[中译本]  
《闽语词汇的时间层次》(梅祖麟译),《大陆杂志》,(台北)第八十八卷第二期,1994

Norman, Jerry (罗杰瑞) 1981 The Finals of Proto-Min,《中研院国际汉学会会议论文集》语言文字组,(台北)  
中研院:37-74

## An Etymology for Southern Min $h\alpha^2$ “to Give” and Related Matters

Tsu-Lin MEI

**Abstract** It has been proposed that 與 \*glagx > \*lagx > jwo “to give” is cognate to Written Tibetan gla “pay, wages, fee”, and this etymology makes it possible to derive the phonological history of Southern Min  $h\alpha^2$  “to give”: \*glagx > \*ɲægx > Proto-Min \*gio > Xiamen  $h\alpha^2$ . The same phonological change \*gl- > \*gi- applies to the descendents of the word 浴 \*gluk > \*luk > jwok “to bathe” in several Min dialects. For example, 浴 \*gluk > \*giuk > Proto-Min \*yok > 崇安 həu:, 石陂 hy:, 泉州 hiak, “to bathe”. It is also shown that 浴 Old Chinese \*gluk “to bathe” is cognate to Old Burmese khluw “to bathe”.

**Key words** consonant clusters, Sino-Tibetan comparison, comparative Min, phonetic series, Min etymology

---

## 《中国语言文字大词典·汉语方言卷》 顾问及编委联席会议

以暨南大学詹伯慧教授为主编、山西大学乔全生教授为副主编的《中国语言文字大词典·汉语方言卷》的顾问及编委联席会议于2007年7月14日至16日在广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四十多名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与会学者就主编提出的编写方案进行了讨论,发表了各自的看法。会议最后通过决议,确定该卷的编纂宗旨为:学术性与实用性相结合,面向海内外普通读者,方言点的选取要既有社会代表性,又能充分反映汉语方言的特点和当前汉语方言研究的成果。

《中国语言文字大词典》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组织编纂,将是一部关于中华民族语言文字的综合性大型工具书,兼有字典、词典和语言文字学百科辞书的功能。该词典计划包括七卷,分别为:语言文字学卷,现代汉语卷,古代汉语卷,汉语成语卷,汉语俗语卷,汉语方言卷,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卷,总字数预计为2 800万字。